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九回 銜玉杯燕子飛來 調豔曲美人旋去

話說賈知縣聽說濟公請他合娘舅錢通吃酒，心中躊躇這娘舅怎樣走到人前？忽見一個道人拿了一身衣服、一雙鞋襪走來說道：「這是老方丈著我送來給一個什麼姓錢的人穿。」錢通一看，心中暗暗稱奇，原來這些衣服鞋襪都是土地祠裡換下來的。再聽沙彌道人說什麼老方丈濟公，心中就曉得遇了濟顛僧。但那瘋時所說的話，所做的事，到了醒來卻全然一點都不曉得。心中只覺道外甥是做的臨安縣，我怎樣變做乞丐似的由漢陽到臨安這廟裡，我的外甥又怎樣著差人鎖我到廟裡來拷打，因何又有濟公代我把衣服送得來，請我們吃酒，種種不實不盡。不怕他一位老刑名，也就統統進入糊套了。就此一面想著，已將衣服換齊。這時李龍、王虎方知他是老爺的娘舅，心中懷鬼胎，深怕這一百個嘴頭打得結下仇怨。見他衣服換好，那付三花臉有些不大像樣，忙到旁邊老虎灶上擠了兩把手巾，送了他浮浮的把臉上揩了一揩。賈知縣看他一付打皺的面皮，忽然打得紅腫發瞭亮，卻也無可如何了。當下恭而有禮的讓了舅舅在前，小沙彌引路，一同進了丈室。但見那丈室裡中間擺了一席，兩旁一邊四席，都是招事僧。看官，先前賈知縣拷問悟真的時候，曾經交代大眾僧人一概逃走，請教這些僧人是什麼時候進廟的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自打賈知縣進廟之後，濟公固然是用了隱身法，各事都清清楚楚，大眾和尚也被他用隱身法隱住。就這些酒席等情，大廚房裡還是熱熱哄哄的照辦，但那法外的人卻全然看不清楚。要論鐵珊這件事，濟公若是當時出場，金仁鼎的田契固然是要退出來的了，悟真也絕不得收禁的了。無如這一件事下手的原因是因悟真硬留故人，不遵師訓；第二個原因是因金仁鼎謀財矯詔，蔑視王章；第三個原因是因賈知縣居心奸詐，不恤人命。濟顛僧因國家氣數將終，預備雲遊天下。一者因這三人都還有點根抵，就想借這件事，大大的收拾他們一番，一令悟真從此謹遵師訓，一令金仁鼎從此不敢再覬覦廟產，一令賈知縣從此曉得枉法害民的罪過是不易開脫。若以聖僧的勢力法力，立時去見皇上陳明情由，馬上降一道上諭，叫他們追贓的追贓、問罪的問罪，卻也容易得很。須知聖賢治人的道理全以攻心為上，所以他見事之時，他反轉不見臉，讓他任其所欲的，把事情辦得有憑有據，賴都賴不掉。然後便叫他們坐不安、睡不寧的，到了自懊悔，那才放他們過身。就如此時悟真坐在監裡，我諒定他心上也沒有第二件事，只得懊悔不該收留鐵珊罷了。當先漢武帝做了多少無道之事，到了晚年輪台悔過，人也尊他是個明君了。所以濟公聖僧遇著壞人，他總以玩帶笑的，弄得他欲生不得、求死無門，一直到了心裡曉得懊悔了，那時便可以有條出路好讓他過身。看《濟公傳》者，須曉得濟公所以稱為聖僧，全是這點道理。

閒話體題。這位賈知縣雖然不曾見過濟公是一個什麼形像，但他的舉目動情，卻也聽見談過的。明知今日這桌酒有點不甚好，卻又不敢不去。當下同娘舅走進丈室，一眾執事僧都紛紛起座。賈知縣謙讓不迭的，但見中間席上旁邊坐了一個邈邈和尚，招一招手喊道：「來來來，這裡陪俺喝喝罷！」賈知縣那敢怠慢，搶步進前，手拱一拱道：「聖僧請了！」錢通也上前手拱一拱道：「聖僧請了！」濟公見了這樣，把眼睛看著他兩個翻了一翻道：「俺問你，你們可有那個要撒尿嗎？」二人道：「不敢放肆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樣說法，俺和尚來撒一泡尿，你們兩個人去照一照，看看這彎腰曲背、抱拳拱手這一派的嫌像可還用得了？」二人被他說得就同老子教訓兒子一般，癡呆呆的動也不動。濟公格外作躁，便伸出那撥灰鈿的手，拖了錢通一把，說道：「快些坐下來吃酒，俺就感激你們了。」賈知縣見說，又把那袖子向首座上一揚，頭又點了兩點，說道：「還是聖僧移一移，在下是萬不敢占的。」濟公見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移移移，移到那裡去？萬秋園移到大成廟門口，那才好呢。」錢通曉得不是勢頭，只得同賈知縣一上一下的坐下。

但那兩旁席上一樣一樣的素菜，熱氣騰騰已上滿了，獨那中間席上是個空的。二人好生詫異，賈知縣問道：「那裡把我們請得來，硬拿我們挨餓嗎？就這稿兒一打，忽見濟公把桌子一拍道：『酒菜還不送來，那有請客來餓的道理！』」賈知縣暗暗咋舌道：「選了得，我心裡一句話，他立時就曉得了。我如曉得他這樣的神通，再也不替金仁鼎做狗！」濟公大笑道：「勿論神通大小，閻王既生了你是個人，那畜生是一定不派做的了。俺們且莫說閒話，你們看那酒兒菜兒的，不是都送得來嗎？」話言才了，只見幾只紫燕一個街了一把壺，其餘的銜了三隻玉杯，向桌上一放，四圍飛了一個圈子，然後出外。就此左一起、右一起的，這個銜著，那個銜羹，那一張桌上都擺滿了，委實海錯山珍，排場不過。還有一對紫燕在旁邊送酒，那酒到了嘴裡，如膠如蜜，甘芳無比。錢通看著賈知縣那意思間，覺得奇怪不過。濟公笑道：「想你們做官的人千方百計，再尋若干的銀子，照這樣的樂處，可能享得著麼？俺和尚一件破袖衣，腰裡沒得半文錢，有這樣的快樂，也就好得很了。俺想人生在世，心樂而後境樂。就如三人在此喝的一樣的酒，又的同味的菜，坐的一樣的地位，受得一樣的奉承，就該派同是一樣的快樂！假如內中有一個才在外面殺人放火，逃到此地來的，雖然形式上是同在一起快樂，他的心裡怕也怕死了，愁也愁煞了。人的笑由心底下泛出來的，他的笑由面皮上裝來的，那便全然的迥不相同了。如今俺還給你們一個真憑據：就這杯中的酒，你們總批是一個甘芳二字算了。你們自此心中把已往的事想一想，想到一件事，便喝一口酒，那酒的滋味，自然就隨你心上的事件變換。那酒在你嘴裡，這酒的滋味是你曉得了。俺在旁邊觀你臉上動情，能代你把嘴裡的滋味說出。」

賈知縣道：「這便甚好，比那個行酒令還覺有趣。就由在下先試一試罷！」說罷，那紫燕銜了玉壺，已代賈知縣斟了滿滿的一碗。賈知縣想了一想道：「我必須想這幾件事，才能個分得清楚。」想罷，便就把二年前新婚之夕，新娘新郎初入洞房的蹊蹺，想了一想，舉杯便吃了一口酒。但覺那酒比先前飲的更覺甜美，那心裡就同被這一口酒連心花都被他衝了開放開來一般。濟公笑了一笑道：「俺看出來了，酒中有嬌豔氣。這一口是合歡酒。」賈知縣也笑道：「我以為這件事可以瞞過和尚，不料竟瞞不掉。」濟公道：「不盡人情，焉能明道，那怎樣瞞得過呢？」賈知縣跟後又將了母憂喪事中事想了一想，又喝了一口酒。果然那酒味忽變做淡而且酸，淒然欲涕。濟公道：「孝哉，此善根也！酒中有棺木灰腐氣。然但悲而不慘。」賈知縣心中這時候忽又想道：如今悟真收在禁中，此事如何得了？就此也喝了一口酒，忽覺酒比前味大不相同，似乎喝的一口苦水，那心裡都被他攪得泛泛的。濟公將一望，便點一點頭道：「這一口酒，是黃連同蠶豆花同浸的了。」賈知縣這三口酒，被他談得是毛骨悚然。便說道：「聖僧名不虛傳，在下真個是佩服不盡了。」

錢通見他二人打這許多啞謎，倒也覺得有趣，便說道：「讓我也來試一試，單看如何？」他預先把酒喝了一口，嘗定著滋味。心中想道：我不但想一件事，想兩件事合在一起，單看那酒變的什麼氣味，他可能看得出。就此便將他少年時候忙科舉的文字想了一篇，然後又把兒子這一任漢陽府落的賺頭算了一遍，便端起酒杯來，咽了一啜。那知這口酒才下了肚，姑勿論他氣味若何，忽然那肚皮裡翻江倒海、串上串下的，似乎泛泛的要嘔，又似乎沉沉的要瀉。濟公把鼻頭捏著，大笑道：「虛氣上衝，濁氣下降，但起先的硯墨，真還比後來的銅臭好挨些呢！」可憐錢通被他說得是面紅耳赤，老大有些不好意思。

濟公有心代他蓋煩，便向兩個紫燕道：「有酒無歌，冷落上客。快代俺把那《金縷曲》歌幾首來！」話言才了，忽然銜壺之燕將玉壺放下，倏然不見。二人正在凝神，突覺一陣香風從席前經過。再向席旁一看，但見亭亭如玉的兩名美妓，一個衣絳納，帔翠羽雲肩，高堆雲髻，手執檀板；一個衣金線胡羅翻衫，雙髻低垂，手持玉蕭。那個妖燒態度，真個一見魂消。濟公每人踢了他們一口酒，給了一粒胡桃。垂髻細語道：「齷齪手怎個下咽？」絳衣手掩其口道：「無知婢子，休得狂言！」兩人微微一笑，遂就旁邊繡墩坐下，一個敲動檀板，一個吹動玉蕭。那垂髻的難妓忽將蕭停了一眼，向絳衣人說道：「瑤池別後，久不理此物，音節多不洽矣。」絳衣人道：「裝嬌弄媚，小妮子那處學來？就該打煞！」垂髻人紅一紅臉，復將蕭就了朱唇，翻動那春筍似的幾個指頭，放出那悠悠揚揚的一種清音；絳衣人擊動檀板，咳了一咳，剛剛搭上那箭上的過門，結著了頭，便低低的唱道：

不知春事鬧繁華，玳瑁梁前舊有家。翩翩來去趁風斜，那管妝樓數落花。最好姻緣盼紅線，妮子無知，不解梵家話。試看佛殿上，子待母哺，饑涎顛倒掛。滴污了和尚袈裟。

濟公聽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俺袈裟上油湯油水是很多的，怪不得把你們饞涎引下來了。」兩妓掩袖也笑了一笑。兩人對掉了樂器，那雜妓又歌道：

春風似剪刀，割不斷人心機巧。不能充饑，不能禦寒，是那錠銀元寶。因何個個說他好？賊官污吏，敗國亡家，都為的這一道。難怪我姊妹們，寄居在朱門玉戶，終朝的絮絮叨叨。

這時賈知縣同錢通聽他兩個的歌聲，真個又清又脆，贊不絕口。濟公待他歌畢，將那破袖袖一拂，兩妓倏然不見。錢通道：「聖僧真神人也。」濟公道：「且勿褒贊，俺要算是一個最無用的。不瞞你刑名的老法師說道，今晚俺特為請賈老父母晚宴，你可曉得是一回什麼事嗎？」說著便向懷裡掏出一個紙卷，遞向賈知縣道：「老父母，你請過一過目。但這上面的東西，是沒一樣做不到的。」賈知縣接著在手，看了一眼，暗暗喊了有三千個晦氣，只急得面無人色。畢竟那紙卷上究竟寫的是甚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